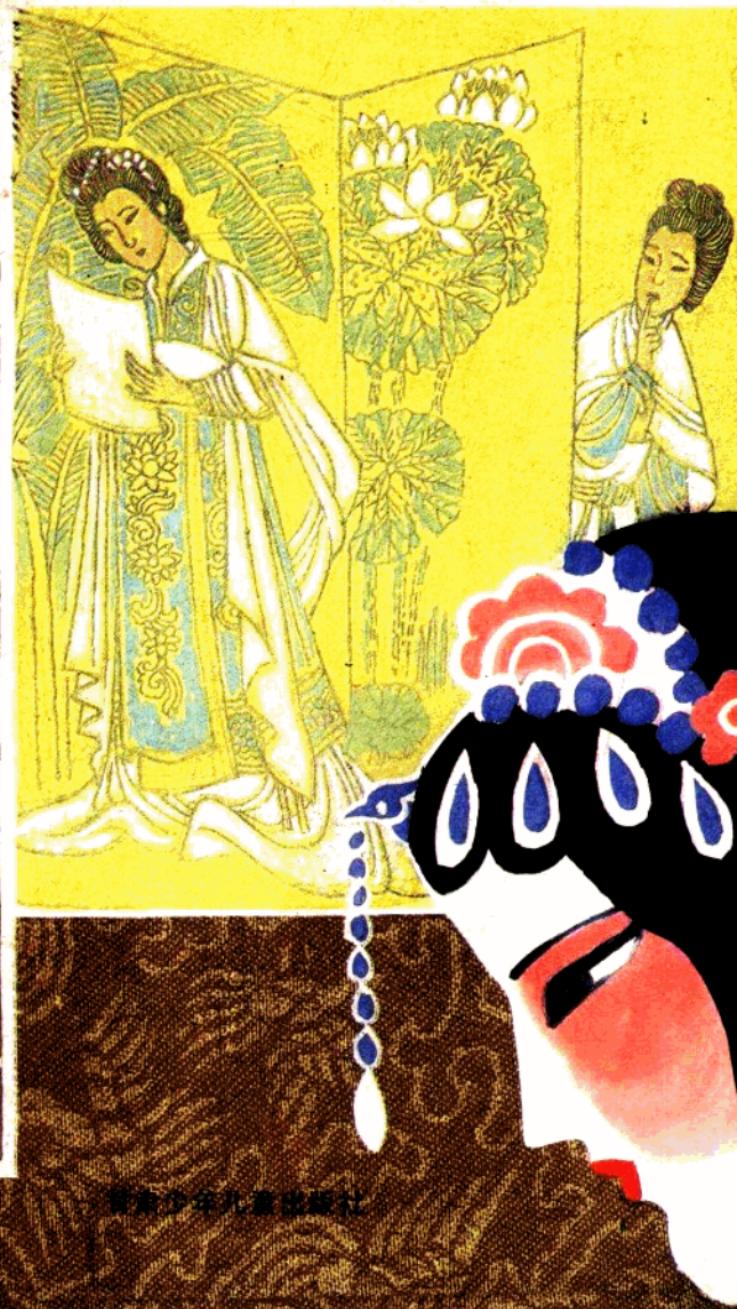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戏曲故事集

中国古典戏曲故事集



新文少年儿童出版社

序

在中国文学史上，素有“唐诗、宋词、元曲”之说。我国的戏曲在文学发展中，成为一代宗主，既不是偶然的，也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戏曲的源头可追溯到春秋秦汉，正式形成于宋元之间。自宋以来，南戏、杂剧、传奇、花部诸地方剧种的剧作家、音乐家、表演艺术家和业余爱好者，奇才辈出，杰作不断，汇成一条璀璨夺目的艺术长河，在神州太地上浩浩荡荡流淌了八百余年，不仅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被公认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珍品。李潜夫的《灰栏记》，早在十八世纪就被引入欧洲剧坛。关汉卿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举世纪念，进行研究。京剧和许多地方戏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轰动效应，尽人皆知。这一切都说明，我国的戏曲属于中国人民，同时，也属于世界人民，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戏曲是综合性艺术，它和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的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不同，是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准戏剧的酝酿阶段之后，才正式形成的。自秦汉以来，歌、舞、说唱、百戏、滑稽戏等等，在其各自独立沿着本身艺术规律发展的同时，还在互相影响和借鉴。到了隋朝，炀帝“总追四方散乐”进行集中演出，各种艺术演出场所连接起来，竟有八里之遥，可以演出十五天之久。这不仅说明各种艺术发展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情况，而且也为这些艺术形式互相学习，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到了唐代中叶，庙会大大发展起来，这就给这些不同的艺术形式互相冲撞，最终结合而形成戏曲，提供了重要条件。

但是，构成戏曲的诸多艺术因素的特征和规律，有些是很不

一样的，如属于空间艺术的舞蹈、雕塑、绘画等，和属于时间艺术的音乐、歌唱、说唱等，就是极不相同的。那么怎样在戏曲这一具有独立品性的艺术形式中求得统一、和谐、完美呢？剧本就成了关键因素，也就是说要使各种艺术因素的思想，一个完整的故事，和造型形象上。

关键一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从隋唐五代时起，出现了戏曲剧本雏形，到了宋金时逐渐完善起来，《永乐大典》中记载的那些南戏，如《张协状元》就已经完成了作为戏曲剧本的创建过程。元代杂剧有了极大的发展，元杂剧杰作迭见，名家辈出，戏曲终于以自己的独特风貌展现在广大城乡舞台上，从此戏曲走上成熟、精进、蔚为大观的发展之路。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记录了自宋至清的戏文三百二十余种，杂剧一千八百三十余种，传奇二千五百九十余种，总数达四千七百五十余种之多。清以来，花部各地方戏曲剧种兴起，剧本成倍繁增，一些大的剧种剧本均在千部以上，流行在西北的秦腔，就传有“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完的三列国”之说，可见剧本之多。在这数以万计的戏曲剧本中，尽管其中不少是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艺术水平不高之作，但大部还是具有强烈人民性的：主题思想积极，是非善恶明确，人物性格鲜明，结构出奇制胜，语言爽快优美，形成了戏曲剧本的“剧诗”体系，以写意性极强的程式化“歌舞演故事”的独特风格，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当然，由于历史和戏曲自身的种种原因，戏曲剧本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即使保留下来的那一部分，又因为戏曲艺术以师徒之间口传心授的整体继承方式的局限，剧本文词深奥难懂，印刷条件落后，以及旧社会对戏曲的偏见等等原因，使祖国的这一优秀文化艺术遗产难以普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中国古典戏曲故事集》的编辑出版，就是为弥补这一憾事，做一点点事情。这里要感谢甘肃少儿出版社的同志们，在决

策上的远见卓识。老实说，这本书是不大可能赚钱的，也很难在种种图书评奖中获大奖，可以说编这本书是名利双无，可是他们还是决定干了！为什么？就是凭着一颗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拳拳之心，就是想在青少年中普及戏曲文学知识，培养青年一代热爱祖国的这一部分优秀文化遗产的兴趣，仅此而已。这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呢！

这本故事集，是甘肃省戏剧家协会组织省内的剧作家改编的。故事的选目是根据王季思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选的。改写的故事都以原作为素材，参阅有关资料和舞台演出实际，加以必要的增删，在保持原剧语言特色的基础上，力求通俗，易懂，注意发挥故事体裁的特点。应该说这些改编的戏曲故事，也是一种创作，但，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再创作”出的这二十篇故事，是不是都保持了原作的风貌，是不是都适于青少年们阅读，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衷心希望专家、学者，广大戏剧工作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如果这本戏曲故事集，能使广大青少年对古典戏曲文学有所了解，进而引起阅读原著的兴趣，培养起欣赏、热爱戏曲艺术的感情，那就不仅会使这本书的作者、编者感到十分高兴，而且也会使这些剧本的原作者，在九泉之下欣喜若狂的！

金行健

1992.5.2.兰州

目 录

序.....	金行健
悲 剧	
窦娥冤.....	(元)关汉卿 冯世华 改编 (1)
汉宫秋.....	(元)马致远 恒祥 改编 (18)
赵氏孤儿.....	(元)纪君祥 张新天 改编 (33)
琵琶记.....	(元)高明 曹燕柳 改编 (47)
精忠旗.....	(明)冯梦龙 李智 改编 (60)
娇红记.....	(明)孟称舜 肖瑛鹿 改编 (74)
清忠谱.....	(清)李玉 杨智 改编 (87)
长生殿.....	(清)洪升 陈仁川 改编 (102)
桃花扇.....	(清)孔尚任 杨智 改编 (117)
雷峰塔.....	(清)方培成 齐力 改编 (132)

喜 剧

- 救风尘.....(元)关汉卿(146)
恒祥 改编
- 墙头马上.....(元)白朴(161)
李迟 改编
- 西厢记.....(元)王实甫(176)
李智 改编
- 李逵负荆.....(元)康进之(190)
肖瑛鹿 改编
- 看钱奴.....(元)郑廷玉(204)
陈仁川 改编
- 幽闺记.....(元)施惠(219)
濮梅庆 改编
- 中山狼.....(明)康海(232)
亦茗 改编
- 玉簪记.....(明)高濂(246)
陈工一 改编
- 绿牡丹.....(明)吴炳(258)
张新天 改编
- 风筝误.....(清)李渔(272)
曹燕柳 改编

窦 娥 冤

原著 关汉卿
改编 冯世华

【作者介绍】关汉卿，号已斋，一作一斋，大都（今北京市）人，元代杂剧作家。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金大安二年（1210年）到元大德四年（1300年）之间。关于他的生平，所知不多，只知他一生没做过官，行医为业，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勾栏瓦肆之中，与艺人为伍。南宋灭亡后，他曾到南方游览，到过包括杭州在内的不少地方。关汉卿多才多艺，熟悉民间语言，而且还会演戏，正是这一特殊生活经历，使他得以在杂剧趋于成熟，乃至繁荣昌盛的年代，作为杂剧的杰出作家，为杂剧艺术做出了最为辉煌的贡献，成为北杂剧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著作十分丰富，曾创作了六十五部杂剧（流传至今的多达十八种，另有残文三种传世），另外，还写有大量散曲、套曲。这些作品不论思想价值，还是艺术价值，都代表着北杂剧的最高水平。贾仲明在《录鬼簿》的吊词中说，关汉卿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这个评价是公允的，也是准确的。

在关汉卿的作品里，可以深深地感到洋溢着一股强烈的思想意义和战斗精神。王国维评价他的作品是“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自铸伟词”出自《文心雕龙·辨骚》，可见在王国维的眼里，关汉卿和屈原是处在相同位置上的，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关汉卿一生都是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亲身感受到元朝统治阶级

的残酷压迫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勇敢地选择了为人民疾苦呐喊，为群众利益代言，向残暴的统治阶级挑战的创作道路。在当时，元朝统治者曾严厉宣告：“诸妄撰词者，诬人犯上恶言者，处死。”关汉卿却针锋相对地宣称自己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这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值得崇敬和赞赏。

《窦娥冤》是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现实的一部著名悲剧。七百年来，这部名剧不仅在国内印在纸上，活在舞台上，而且最早被译成法文和日文，饮誉世界。《窦娥冤》题材源于《汉书·于定国传》和干宝《搜神记》中的“东海孝妇”故事。但关汉卿在编撰时结合他对元代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成功地塑造了窦娥这一艺术形象。窦娥一生的悲惨遭遇，感天动地，对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政治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这出悲剧，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珍贵财富。

—

古时，楚州城内住着一个姓蔡的寡妇，性格温顺，为人厚道，人们都称呼她蔡婆婆。丈夫死后，撇下一个八岁的男孩，靠着放高利贷过日子。

在这城里还住着一个穷秀才叫窦天章，他本是长南京兆人，幼习儒业，饱有文才，可是时运不好，几次进京赶考都未得中。家境十分贫穷，又死了妻子，就带着七岁的女儿瑞云流落到了楚州。窦秀才在楚州举目无亲，穷得实在揭不开锅，只好向蔡婆婆借了二十两银子，一年到期，连本带利要还四十两。他原想能在楚州地面找个教书工作挣些钱还债度日，可是，一年过去了，不但没找上生活出路，银子也花光了。蔡婆婆几次找他要债，只是诉说苦衷，恳求宽限。蔡婆婆心想：窦秀才连生活出路都找不到，哪能还得起债？要是把他的瑞云姑娘给自己做儿媳妇，四十两

银子不但抵销了，还可以再救济他一些，岂不两全其美？于是，便托人向窦天章提亲。

窦天章听了踌躇不安，怎么会舍得把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呢？不卖吧，又无法还债，眼下就无米下锅，父女怎生度日？适逢这年春天又是京城开科考试的时候，他想进京赶考，苦于没有盘缠，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狠心答应了这件事。

窦天章选了个良辰吉日，含着眼泪把女儿领到了蔡婆婆家。蔡婆婆一见窦秀才把女儿送来了，十分高兴，赶紧给秀才让坐倒茶。窦天章哪有心思饮茶，便低声慢语地对蔡婆婆说道：“小生今日把女儿送来，也不敢让她做你的儿媳妇，只叫她早晚侍奉你，你就当个丫头使唤吧。”蔡婆婆忙说：“哪能这么说？从今以后瑞云就是我的媳妇，咱们就是亲家了，那四十两银子也就不需要了。”随即将借银文书还给了窦天章，又说：“另外再送给你十两银子，进京应举作个盘费，亲家可不要嫌少。”

窦天章接过文书和银子，连连感谢。然后对蔡婆婆说道：“婆婆，孩子年纪小，不懂事，还望婆婆多多担待。平日若有不周之处，看在我的面子上，该打呀，你就骂几句，该骂呀，你就嘱咐她几句，她娘死得早，是个苦命的孩子……”说着伤心地流下泪来。

蔡婆婆听着心里也挺难受的，忙道：“亲家不用担心，瑞云到了我家，只当我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你只管放心赶考去吧！”

窦天章点点头，转身对瑞云叮咛道：“孩子，你不比在我跟前，我是你亲爹，将就得你，如今你在这里，要好好侍候婆婆，听婆婆的话，不要惹她生气，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任性。孩子，不是你爹心狠，我也是出于无奈呀。此去京城路途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凡事你都要小心些。”

窦天章嘱咐半晌，见瑞云只是低头掉泪，心里更是难受。最后，狠心扭头就走了。瑞云见爹爹出了大门，放声大哭起来，

蔡婆婆连哄带劝，半天才止住了哭声。过了没有多久，蔡婆婆就带着两个孩子，把家搬到楚州附近的山阳县去了。

二

蔡婆婆搬到山阳县，不知不觉十几年过去了。蔡婆婆确也厚道，对瑞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十分痛爱；给瑞云改名叫窦娥。窦娥十七岁那年，蔡婆婆就照料她和儿子结了亲。小两口日子过得挺美好。不料，没过两年，丈夫得肺病死了，窦娥守了寡，从此和婆婆相依为命，仍然靠着放债收利息过日子。

山阳县城南门住着一个医生，号称“赛卢医”，因为古时候有个名医叫扁鹊，住在卢城，人称卢医，他就吹嘘自己赛卢医。可是他的医道实在太差，能把活人医死，所以没有人敢找他看病。他断了生活来源，便向蔡婆婆借了十两银子，一年到期，本利该还二十两，蔡婆婆多次催要，总是拖着不还。这天，赛卢医正坐在桌前发呆，忽见蔡婆婆又来讨债，眉头一皱，起身从门后悄悄取了根麻绳塞进腰里。

蔡婆婆刚走到门口，赛卢医就赶忙打招呼让进了屋内，没等蔡婆婆开口就抢先说道：“婆婆，不用说又是来要那二十两银子，可是店里没有现银，你是不是跟我到城外庄上去取？”

“那好，我跟你去！”蔡婆婆心想，只要把欠银要到手，就是多走点路也没什么。于是就跟着赛卢医走出了药铺。东拐西拐，到了荒郊野外的一个僻静处，赛卢医四顾无人，悄悄从腰间取出麻绳，猛地一下套在蔡婆婆的脖子上，使劲地勒起来。这时蔡婆婆才知道上当受骗了，想喊也喊不出声来，只是抓着绳子拼命挣扎，眼看就要没气了。

正在这时，赛卢医突然听到有人喊叫，扭头一看，两个男人从远处跑来，顿时慌了手脚，拔腿就跑。

来人一老一少，是父子俩。老的叫张老儿，少的叫张驴儿。

他俩吓跑了赛卢医，只见一个老婆婆在地上躺着，张老儿一摸还有气，赶紧扶起来，又喊又叫，又掐又摇，折腾了好一会儿，总算睁开了眼睛。张老儿问道：“老婆婆，你是哪里人？姓甚名谁，那个人为什么要勒死你？”

蔡婆婆眼泪汪汪地揉着脖子答道：“老身姓蔡，就在山阳城里住，家中只有一个守寡的儿媳妇，因为赛卢医欠了我二十两银子，他骗我到这荒郊无人处要勒死我。不是碰上两位好心人，这条老命早就完了。”说罢，再三感谢救命之恩。

张驴儿听到蔡婆婆家有个年轻寡妇，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拉过张老儿悄悄说：“爹，你听着了吗？他家里还有个媳妇哩，咱救了他的命，她当然要谢咱，干脆，她家没男人，咱俩没女人，正好老配老，少配少，这真是天赐良缘，你给她说说去。”

张老儿知道儿子的刁野脾性，不敢不依，就去说了。蔡婆婆听后一怔道：“这像什么话！待我回家一定多给你些银钱答谢也就是了。”

张驴儿恶狠狠地把袖子一捋，威胁道：“什么？你敢不答应！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仍然把你勒死！”说着捡起绳子就要往蔡婆婆头上套。蔡婆婆吓得浑身哆嗦直往后退，连忙作揖恳求道：“小哥哥慢动手，让我想想再说。”

张驴儿凶神恶煞般地把眼一瞪，吼道：“有什么可想的？想活命只有一条路，你跟我爹，你媳妇跟我！”蔡婆婆看到张驴儿满脸横肉，咄咄逼人，恐怕再勒死她，只好点头答应，便领着张驴儿父子俩往家里走去。

三

窦娥在家左等右盼，不见婆婆讨债回来，便孤独地坐在房中，回忆起自己的苦命身世，不禁伤心落泪，自怨命薄，立誓今生好好孝敬婆婆。直到天色很晚了，才把婆婆盼回。

蔡婆婆一进屋，就朝着窦娥啼哭起来，窦娥莫名其妙，忙问出了什么事。蔡婆婆擦了擦眼泪，讲了赛卢医赖财害命、张驴儿父子救命的经过，然后才难为情地说出了张老儿要招她为妻的事。

窦娥听了大吃一惊，劝道：“婆婆，这样做怕不好吧，你仔细想想，咱家又不是缺吃少穿过不去，况且你都六十开外的人了，怎好再去招丈夫呢？”

蔡婆婆道：“孩子啊，若不答应，张驴儿就要勒死我，当时心里害怕就答应了。”

窦娥听后又气又急地说：“婆婆，难道你都不怕外人笑话吗？”

蔡婆婆道：“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他爷俩还在门口等着我的回话呢。依我说，咱娘俩就答应了算了！”

窦娥气呼呼地说：“要招婆婆你自己去招，我是不招女婿的！”

蔡婆婆为难地解释道：“难道我真的想招女婿吗？实在是他爷俩逼得没办法才答应的。现在叫我怎样去回答呀？”

张驴儿在门外实在等不住了，一把拽着张老儿进了屋。见一个俊秀媳妇正和蔡婆婆说话，料定就是那个寡妇窦娥，高兴地抓耳挠腮，便嬉皮笑脸地凑到窦娥跟前……

窦娥脸色一变，喝道：“靠后站，休得无礼！”又急转身对婆婆说：“婆婆，你看这两个人像正经人吗？千万不可上当！”

张驴儿一听，马上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俺爷俩身材是这等苗条，长像又这般漂亮，哎，哪点不好？打着灯笼都难找啊！这是你的福气，可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干脆！咱们现在就拜堂算了。”说着就去拉窦娥。

窦娥气得往后一趔，指着张驴儿的鼻子骂道：“住手！真是不要脸的赖皮！你滚出去！”一下将张驴儿推了个跟斗，扭头就

进了里屋。张驴儿瞪着两只牛眼，气得像吹猪似的。

蔡婆婆怕出意外，赶忙劝说道：“你爷俩不要见怪，我媳妇的脾气倔犟不好惹，多担待些。既然媳妇不肯招你儿子，我怎好招你老人家呢？你们的救命之恩我一定要报的。要不然这样吧：你爷俩就先住在我家，好酒好饭先吃着，我好好劝劝媳妇，等她回心转意了再作商量好不好？”

张老儿听说每日有好酒好饭，就点头答应了；可是张驴儿还怒气不息，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好厉害的贱骨头，你又不是黄花幼女！刚拉了你一把就推我个大跟头，决不算完！”

四

张驴儿父子俩在蔡婆婆家住了两天，可把蔡婆婆忙坏了，一天三顿好酒好饭侍候着，连累带愁就折腾病了。窦娥生婆婆的气，干脆连房门也不出。张驴儿见不到窦娥的面，又气又急，便心生一计：趁老婆子有病，弄副毒药毒死她，撇下窦娥孤单一人无依无靠，到时候就得听从自己的摆布。主意一定，便出门找毒药去了。

张驴儿一边走，一边想：在城里药铺买毒药容易暴露，城南门有个小药店很偏僻，便直奔那里去了。

赛卢医自那日害命未遂，逃回家来，一直心惊胆战，坐卧不安，害怕有人来抓他。就在他疑神疑鬼地注视着门外的动静时，张驴儿一步迈了进来，把他吓了一跳，急忙掩饰着内心的紧张，试探地问道：“你是来买药的，还是来看病的？”张驴儿一眼认出了那天要勒死蔡婆婆的就是他，便理直气壮地说道：“买药的！”

赛卢医问道：“要买什么药？”

“买毒药！”张驴儿两眼盯住赛卢医。

“毒药？！”赛卢医吃了一惊，说：“你的胆子不小啊，谁

敢把毒药卖给你？”

张驴儿一把揪住赛卢医的衣襟，怒冲冲地说：“好啊，你当我不知道，前天勒死蔡婆婆的就是你！你把毒药给我二话不说，要是不给，我马上拉你去见官！”

赛卢医听了，吓得头上冷汗直冒，忙说：“大哥，你放手，我给，我给！”张驴儿松开了手，赛卢医急忙配了一副毒药递过去。张驴儿接过毒药，往怀里一塞，便离店走了。

赛卢医越想后果越可怕，三十六计走为上，赶忙收拾东西，关了店门，到涿州地面去卖老鼠药了。

张驴儿回到家，见蔡婆婆躺在床上呻吟着，觉得正是下手的好机会，便让他爹去问想吃点什么。蔡婆婆说想吃点羊肚儿汤，张驴儿听了，忙喊窦娥去做。窦娥虽说对婆婆有气，不出门，毕竟是个孝顺媳妇，忙到厨房做了一碗有滋有味的羊肚儿汤，给婆婆端去。张驴儿假装孝顺，伸手接过来尝了尝说：“这汤太淡了，再放点盐。”窦娥转身取盐去了，张驴儿趁机偷偷把毒药放进碗里，便悄悄溜进自己住的屋内听动静去了。

窦娥把盐取来，放进碗里搅了搅端起来请婆婆吃。这时，张老儿也过来劝蔡婆婆多吃一点。说来也巧，蔡婆婆刚接过碗，心里猛然一阵恶心，直想呕吐，再不想喝了。她觉得张老儿忙前忙后挺殷勤的，就让张老儿喝。这个张老儿也真够馋的，推让了几句，便端起来呼呼啦啦地喝光了。不久，张老儿突然觉得腹内一阵剧疼，头昏脑胀，两手使劲捂着肚子，刚喊出“难受”二字，就咕咚一声栽倒在地，随即七窍出血，一命呜呼了。

蔡婆婆见张老儿死了，吓得六神无主，大哭起来。窦娥虽然也很吃惊，却很有分寸地劝婆婆道：“不要哭了，张老儿死了是他的寿命尽了，咱和他非亲非故的，你这样哭，叫外人听着像什么话。”

张驴儿听声音不对劲，急忙出来一看，却见他爹死在地上。

不由暗暗叫苦，但他一转念头，冲着窦娥叫道：“好啊，你的胆子不小，竟敢汤里放毒药，把我老子毒死，我岂肯与你善罢甘休！”

蔡婆婆一听汤里有毒，吓得只会喊：“这该怎么办哪？这该怎么办哪？”窦娥却十分冷静地辩道：“我有什么药？分明是你这个无赖让我去取盐时自己倒在汤内的！”

张驴儿气汹汹地吼道：“我的老子，倒说我做儿子的药死的，人家信不信？走，咱们找人评评理！”说着就冲着门外喊起来：“四邻八舍听着！窦娥把我爹毒死了！……”

蔡婆婆慌忙恳求道：“你不要这么大声喊叫，让外人听着多可怕呀，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行？”

“商量？可以。”张驴儿像凶神似地双手叉腰道：“你们说吧，是私了，还是官了？”

蔡婆婆问：“怎么是私了？怎么是官了？”

“私了嘛？……”张驴儿轻薄地瞟了窦娥一眼，“叫窦娥跟我做媳妇，以前的事情都不说了。要是不跟我，那就官了！我把你们拉到官府，严刑拷问，打得你们皮开肉绽，不怕不招认！”

窦娥听了理直气壮地说：“我没药死你老子，走到天边都不怕！想让我嫁给你，那是白日做梦！”

五

山阳县隶属楚州。楚州的太守叫桃杌，是个贪赃枉法的昏官。他断案很容易，谁给的钱多谁有理，官司就能打赢。常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桃杌手下人等，无不见钱眼开。

张驴儿是个有名的泼皮光棍，他到了衙门，先从下至上走通了门路，答应这场官司打赢给太爷一百两银子。这样一来，太爷还未审案，官司早被张驴儿赢了一半。

桃杌升堂问案。原告张驴儿先一口咬定蔡婆婆是他爹后娶的老婆，自己的后娘。然后又用早已编好的一套谎言，诬告窦娥嫌

弃公爹，下了毒手。

窦娥听后，气得浑身颤抖，就从她婆婆讨债被赛卢医谋害开始，把全部经过向桃杌诉说一遍，最后又辩解道：“他姓张，我家姓蔡，我婆婆既不是他的后母，他老子也不是我的公公，他讲的全是一派胡言，纯属捏造！”

张驴儿忙说：“既然我姓张，你姓蔡，你婆婆不是我爹的后老婆，请问世上哪有两个寡妇把两个无亲无故的男人养在家里的道理呢？”

窦娥听了张驴儿的赖词，不由心里埋怨婆婆做事糊涂，嘴里又不好辩解。

张驴儿趁机向太爷使了个眼色，忙说：“青天大老爷在上，这个媳妇年纪不大，却是个顽骨赖皮，是不怕打的。”

桃杌一心想让张驴儿早点把官司打赢，好得那一百两银子，就发怒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来人，给我用大棍子打！”

手下人役，如狼似虎地扑上前去，把窦娥推倒在地，一杖下去，一道血，一层皮，打得皮开肉烂，鲜血飞溅，三次用刑，三次晕倒，三次用水喷醒。窦娥硬是咬紧牙关，不肯招认。

狠毒的桃杌，又心生一计，把蔡婆婆带到堂上用刑。窦娥是个贤孝媳妇，怎忍心让六十多岁的婆婆杖下毙命？急忙喊道：“住手！你们不要打我的婆婆，我情愿招供！”

蔡婆婆大惊失色地喊道：“媳妇，不能招，招了是要死的呀！”

窦娥说：“婆婆，我若是不死，如何救得了你呀！”就这样，窦娥画了供，承认了毒死公爹的罪名。

桃杌得了口供，就下令将窦娥押进死牢，来日处斩。这位满心想得到一百两银子的桃太守，得意地退了堂。

六

这天，窦娥要处斩了，衙役们把住街头巷尾，推赶着观看的人群。监斩官、刽子手押着窦娥往法场走去。

窦娥在大堂上已被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此时又带着几十斤重的枷锁，压得东倒西歪。枷锁磨破了她受伤的皮肉，鲜血染红了枷锁。她忍着刺骨般的疼痛，吃力地半步半步地向前移动，临死前还要受尽这般折磨。她满腔冤情无处诉说，她思索着：如今世上是贪官污吏当道，泼皮恶棍横行，无辜良民惨遭迫害，到哪里去找公理？她愤怒地哭喊道：天地呀，你们也是欺软怕硬，哪会把善恶分清！地呀，你不分清浊算什么地！天呀，你善恶颠倒枉为天！

窦娥艰难地挪着脚步，见前面人群拥挤，她生怕碰见婆婆，看到自己这般模样会哭坏身子，便恳求刽子手绕道从背街去法场，好避开婆婆。说着，蔡婆婆已经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哭喊着扑向窦娥。刽子手问清是窦娥的婆婆，总算给了点人情，准许她婆媳说上几句诀别话。窦娥拉着婆婆的手，凄惨地说：“婆婆，你不要再啼哭了，也再不要苦恼，我是怕连累婆婆受刑才屈招药死张老儿的。今日法场就要斩首，以后没有孩儿在你身旁侍奉了，婆婆你要多多保重身体。我死以后，只求婆婆念我从小少爹无娘，服侍你那么多年，逢年过节有吃不了的剩饭，给我送上一碗半碗，烧不完的纸钱，给我烧上几张，我在九泉之下也就感激婆婆不尽了！”蔡婆婆听到这里，哭得都快不省人事了。

刽子手推开了蔡婆婆，把窦娥押到了刑场。卸了枷锁，绑在斩柱，等到午时三刻就要开刀。

窦娥此时，冷静地向监斩官提出：“我有一事恳求监斩官，如能应允，我死而无怨。”

监斩官回道：“有什么事快说！”